

敦煌僧讚文學寫本與壁畫的互釋

——以 P.2775 寫本原生態為例

鄭阿財*

摘要

原生態概念在敦煌文獻圖像整理研究具有交叉開展研究的意義。法藏 P.2775 寫本自王重民《伯希和劫經錄》著錄以來，研究者均將之視為《付法藏因緣傳》的抄本或略抄；從詳審寫本原生態，不難發現實具同一卷匯抄多種，內容多元，情況多樣的特色，並非單純的《付法藏因緣傳》抄本或略抄。寫卷的背面 12 行分抄「義淨三藏、白草院史和尚、劉薩訶和尚」等十幾位高僧名目的現象，當屬石窟壁畫繪製歷代祖師傳法圖像及配置高僧讚的參考。透過與石窟高僧圖像及 P.2680、P.3727、P.2971 壁畫榜題底稿等比對，使高僧傳讚寫本與石窟壁畫高僧圖像之間的關係，獲得清晰的互證與互釋。

關鍵詞：高僧讚、高僧畫像、P.2775、榜題、付法藏傳

* 南華大學文學系退休教授兼敦煌學研究中心榮譽主任。

The Entangled Interpretations on the Manuscripts on the Monastic Eulogies and their Related Murals from Dunhuang: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Original

Form of P. 2775

CHENG Atsai^{*}

Abstract

The concept of the original form is crucial in studying Dunhuang manuscripts and paintings from a mutual and broad perspective. This applies to the study of the manuscripts on the monastic eulogies and their related murals. Since Wang Zhongmin's catalogue of the Pelliot collection, the manuscript P.2775 is usually regarded by contemporary scholars as the copy and excerpt of the Traditions [of the Causes and Conditions] of Transmission of the Dharma Treasury (Fu fazang yinyuan zhuan). While looking into its original form, one can find that it does not limit to this text, but includes many other contents. On the verso side it wrote the names of more than ten eminent monks such as Yijing, Monk Shi, and Liu Sahe, which could be the blueprint for the images of those masters for transmitting Dharma through the ages with mural inscriptions and their eulogies on some murals in Dunhuang. Therefore, in studying these images with the manuscripts P.2680, P.3727, P.2971 as well as some drafts for wall paintings, this paper attempts to build the connections between the manuscripts of monastic eulogies and murals, which will lead clearer interpretations on texts and images in Dunhuang.

Keywords: Eulogies for eminent monks, images of eminent monks, P.2775, mural inscriptions, Traditions of Transmission of the Dharma Treasury.

^{*} Emeritus Professor of Nanhua University.

一、前言

作為中古時期佛教聖地的敦煌，石窟壁畫高僧史蹟畫、高僧畫像以及敦煌寫本「高僧讚」、「高僧因緣記」等系列抄本是中國佛教藝術與文學自然發展的呈現，是研究高僧傳讚與圖像發展演變具體的實物材料。

施萍婷先生為敦煌學界跨越文獻研究、文獻敘錄及石窟研究三大區塊的前輩，其在法照、道真、金光明經變等研究，對我多所啟發。日前得知施先生九十壽辰將近，憶及自 1990 年莫高窟會議初次與先生交流以來，多所請益。因特以 P.2775 寫本為例，從原生態的視角略論敦煌僧讚文學寫本與壁畫的互釋，藉申先生在佛教文獻與壁畫研究之貢獻，並表祝嘏之忱。

二、原生態概念在敦煌文獻圖像整理研究的意義

佛教從印度到西域，經絲路而東傳。佛陀、菩薩、佛弟子到高僧，成為佛教信仰發展的網絡。中國佛教的傳播經、像並行是主要方法，晉唐高僧崇拜興起，造像也從諸佛、菩薩而擴及高僧，促使佛教傳讚作品大增，由佛、菩薩傳讚，衍生出高僧傳讚。高僧傳讚自西域入華高僧，繼而中土高僧；從神異感通高僧，到宗派祖師大德，其行跡與尊容，成為中土信眾敬崇禮拜的對象。圖像也從佛、菩薩擴展到高僧，圍繞圖像的讚記一類文字記載也隨之廣為發展。

敦煌學興起以來，僧讚文學與高僧圖像頗受研究者關注，不過自來有關敦煌僧傳文學的整理研究，大抵依文體類別將各個文本從各寫本中輯錄出來，分別從各自文體觀點各取所需地進行校錄與研究¹，雖成果可觀，但因各有選擇，較少全面系統的梳理，且多遵循文學文獻研究的傳統，加上寫本未能全面公布，以致

¹ 如巴宙《敦煌韻文集》、汪泛舟《敦煌僧詩校輯》，著眼於有韻的佛教讚體，採錄寫本中的《佛圖澄羅漢和尚贊》、《羅什法師讚》等幾篇高僧讚；鍾書林、張磊《敦煌文研究與校注》有從散文文體的視角採擇「傳」、「記」一類文學體類的作品；張涌泉、竇懷永《敦煌小說合集》關注佛教靈驗故事作品將《佛圖澄和尚因緣記》、《劉薩訶和尚因緣記》等四篇具故事情節的高僧因緣記收入「通俗小說」、「傳奇類」。

罕有交叉統觀的分析探究，尤其對每一寫本在單一作品文本與正反、前後抄寫的其他文本間的關係均罕涉及，也未投予適切的關注。

個人以為敦煌文獻中僧傳文學的寫本雖屬性不盡相同，然大抵為唐五代敦煌地區流傳的寫本。其形態有卷軸、冊子、單張散葉，除少數是單獨抄錄的個體，如 S.528 正面僅單獨抄錄《靈州龍興寺白草院史和尚因緣記》，羽 698 背面僅單獨抄錄《劉薩訶和尚因緣記》外，其他文本頗多匯抄於各個寫本之中。其抄者，使用者蓋為敦煌地區僧人、寺院，保存敦煌地區佛教僧傳文學寫本的原生態，既可反應文本性質與使用功能，又可供作考察敦煌僧傳文學發展與演變的視窗。

敦煌寫本抄寫的複雜現象蘊含着寫本時代的抄寫文化，只是過去學者在整理研究時，致力於文本的逡錄、校改，進而據以展開相關研究，往往將同一寫本上所呈現的各種樣態與現象，視為文本校錄時的累贅、訛誤，忽視這些看似雜錄、匯抄等存在的因緣，即寫本原生態所呈現的意義與其間的實際關聯性，包括同一寫本的正面或背面，存在同時或先後抄寫多種文本的情況，諸如：抄者身份不一，或同一人，或先後多人；抄寫內容層次多元，性質、功能的多樣性等。

又敦煌學研究的兩大區塊，即敦煌寫本文獻及敦煌石窟藝術，二者與榜題都有著密切的關聯。既有的研究主要集中於個別石窟或經變與榜題的關係，如王惠民²、公維章³、沙武田⁴等的系列研究，通過對這些文字底稿和畫面底稿的研究，有助於瞭解當時的創作方案，是經變畫研究的重要突破。

近年拜科技之賜，敦煌寫本高解析的數位掃描及石窟壁畫、紙本絹本繪畫全面完整清晰影像得以出版與公布，我們據此可以將壁畫圖像、畫面安排及榜題文字配置等原生態的特質結合，跳脫傳統以文學文體，或壁畫圖像為主體的單一研究，可深入而充分的理解壁畫圖像與榜題文字內容、配置及寫本間的具體關聯。綜合前賢既有的研究成果，從宏觀的視角探究壁畫繪製、設計與榜題底稿之間各

² 王惠民〈敦煌壁畫《十六羅漢圖》榜題研究〉，《敦煌研究》1993年1期，頁25-38。〈敦煌遺書中的藥師經變榜題底稿校錄〉，《敦煌研究》1998年4期，頁12-18。〈敦煌遺書中的藥師經變榜題底稿校錄補遺〉，《敦煌研究》1999年4期，頁25-38。〈敦煌遺書的觀無量壽經變榜題底稿校錄〉，《敦煌研究》2002年5期，頁57-61。〈國圖B.D.09092觀經變榜題底稿校考〉，《敦煌研究》2009年5期，頁1-7。

³ 公維章〈敦煌莫高窟第61窟屏風畫《佛傳·涅槃圖》榜題研究〉，《敦煌研究》2010年4期，頁27-33。

⁴ 沙武田〈敦煌壁畫榜題寫本研究〉，《敦煌研究》2004年3期，頁104-110。

種可能的情況，從寫本原生態與文本群的考察入手，同時由文字文本研究擴大到與非文字文本的圖像進行互證互釋的交叉研究，當不失為一新的研究方向。

三、P.2775 敘錄及其寫本原生態所呈現的文獻意涵

P.2775 寫卷王重民《伯希和劫經錄》簡單的著錄作：「《付法藏傳》（兩面均抄錄）」，施萍婷主撰《敦煌遺書總目索引新編》時才進一步地細為著錄作：「P.2775a《付法藏因緣傳》從第三代至廿四代名錄（只有目）；P.2775b 十大弟子名目；P.2775c《付法藏因緣傳》從第十一代至十三代正文。按：列了兩個十三代：第十三代毗羅，第十三大龍樹；P.2775va 雜寫兩行；P.2775vb《付法藏因緣傳》第八代伏陀密多；P.2775vc（倒寫）某傳法人的神異十一行；P.2775vd 雜寫七行。按：義淨三藏／卓哉大士／白草院史和尚／劉薩訶和尚／惠遠和尚／佛圖澄／第十四聖提婆第十五羅睺羅；P.2775ve 雜寫四行。本文：付法藏人／稠禪師解虎 龍樹菩薩讚 □□禪師頌 □□沙門惠遠 / 靈州史和尚 佛圖澄和尚 羅□法師 唐大莊嚴寺僧釋智 / □大唐三藏（下缺）大唐義淨法師 劉薩訶（後二字顛倒）宣律和尚。」施先生此一著錄已對 P.2775 寫卷全卷抄寫現象有了全面的描述，顯然已關注到此一寫卷抄寫的特殊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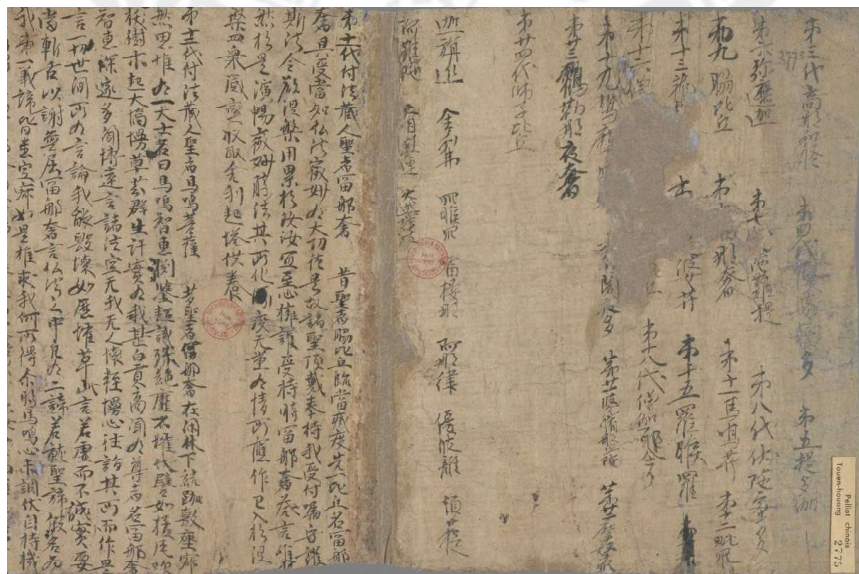
近年我在整理研究高僧傳讚文學寫本時，也對 P.2775 卷子特別注意，尤其對卷背接抄部分的最後 12 行文字：「義淨三藏／卓哉大士／白草院史和尚／劉薩訶和尚／惠遠和尚／佛圖澄」及「稠禪師解虎／龍樹菩薩讚／寺門首立禪師頌／隋淨影寺沙門惠遠／靈州史和尚／佛圖澄和尚／羅什法師／唐大莊嚴寺僧釋智興／大唐三藏法師／大唐義淨法師／劉薩訶／宣律和尚」，以為這些文字內容蓋為高僧讚與高僧因緣記讚主、傳主名號的排列，呈現與敦煌寫本高僧因緣記、高僧傳寫本相應的特點，也與一些榜題文字稿相契。若據此寫本原生態的抄寫現象，持與石窟壁畫高僧圖像逐一進行比對考察，當能對高僧因緣記、高僧讚的文本與圖像關係的研究獲得一定成果，對於高僧傳讚功能的理解有具體實物的佐證。為方便說明，以下先行依寫卷影本將 P.2775 詳細敘錄，進而從抄本原生態說明其所呈現的文獻意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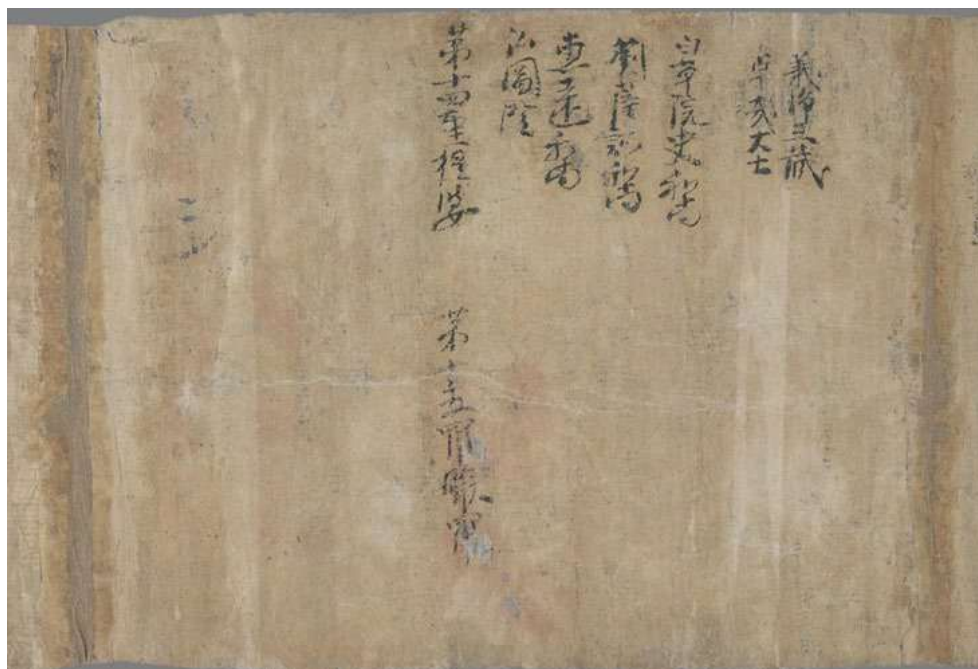
(一) P.2775 寫卷敘錄

法藏 P.2775，卷子本，存三紙。第一紙寬 24.7 公分；第二紙寬 38.6 公分；第三紙寬 42.7 公分。高 29-30.3 公分，全長 106.1 公分。正背書寫。

正面：《付法藏因緣傳》1-8 行為「第三代高那和修」至「第二十四代師子比丘」名錄，及「迦旃延」等十大弟子名目，後接抄《付法藏因緣傳》「第十一代付法藏人聖者富那奢」傳、「第十二代付法藏人聖者龍樹菩薩」傳、「第十二代付法藏人聖者羅羅」傳、「第十三代付法藏人聖者龍樹菩薩」傳。其中「第十二代付法藏人聖者龍樹菩薩」傳顯為「第十三代」誤抄作「第十二代」，發覺後，續抄「第十二代付法藏人聖者毗羅」傳、「第十三代付法藏人聖者龍樹菩薩」傳（內容見元魏吉迦夜共曇曜譯《付法藏因緣傳》卷 5）。而未將前「第十二代付法藏人聖者龍樹菩薩」傳刪去。

背面首先是兩行雜寫「□□不離自家田□□變化多應有／緣舊日荒蕪種少」字大，書跡佳，與其他非同一人所寫。接著為《付法藏因緣傳》第八代伏陀蜜多，然後為倒書 11 行，行約 16 字左右，內容為「僧伽難提」一段，為元魏吉迦夜共曇曜譯《付法藏因緣傳》卷 6 內容。最後是 12 行分別抄有「義淨三藏／卓哉大士／白草院史和尚／劉薩訶和尚／惠遠和尚／佛圖澄」及「稠禪師解虎 龍樹菩薩讚 寺門手立禪師頌 隋淨影寺沙門惠遠 / 靈州史和尚 佛圖澄和尚 羅什法師 唐大莊嚴寺僧釋智興 / 大唐三藏法師 大唐義淨法師 劉薩訶 宣律和尚」。「義淨三藏／卓哉大士」是《義淨三藏法師贊》及讚文首句。倒數第 4 行是「付法藏人□（下缺）」。





（二）寫本原生態所呈現的文獻意涵

P.2775 寫卷自王重民《伯希和劫經錄》著錄以來，研究者均將之視為《付法藏因緣傳》的抄本或略抄。按：《付法藏因緣傳》省稱《付法藏傳》，是北魏吉迦夜共曇曜所譯，或稱《付法藏因緣經》、《付法藏傳》、《付法藏經》、《付法傳》。此經歷代經錄記載不一。梁·僧祐《出三藏記集》著錄云：「《付法藏因緣經》六卷（闕）。」⁵隋·費長房《歷代三寶記》著錄有《付法藏傳》四卷、《付法藏因緣傳》六卷⁶。唐·道宣《大唐內典錄》、智昇《開元釋教錄》著錄承襲《歷代三寶記》。

此傳記敘內容從佛滅度時以最勝法咐囑大迦葉起，至師子止，共計印度傳法世系二十三人，依次為大迦葉、阿難、商那和修、憂波鞠多、提多迦、彌遮迦、佛陀難提、佛陀蜜多、脅比丘、富那奢、馬鳴、比羅、龍樹、迦那提婆、羅睺羅、僧伽難提、僧伽耶舍、鳩摩羅駄、闍夜多、婆修槃陀、摩奴羅、鶴勒那、師子等二十三位印度祖師付法相傳之事跡與傳法世系。其最後一祖師子尊者，為罽賓國王彌羅掘殺害，付法遂至此斷絕。

此書傳入中土後，其列舉歷代祖師付囑心法的傳承逐漸成為隋唐期間禪宗、淨土宗等宗派祖師法統世系發展的基礎。⁷然本傳內容與《阿育王傳》多有類似，顯然非由梵文翻譯而來，似或依口傳，或參照該書而作。古來天台宗、禪宗均重視本傳，以此為付法相承的規準。隋唐五代，此傳各類抄本廣為流傳。天台大師隋·智顗（538—597 年）《摩訶止觀》所述西天二十四祖即根據本書（加上旁系之摩訶提），北宋法眼宗道原的《景德傳燈錄》亦採用本書二十三祖之傳承，另加婆須蜜、婆舍斯多、不如密多、般若多羅、菩提達磨等五人，成為禪門付法西天二十八祖。

⁵ 《出三藏記集》卷2〈新集撰出經律論錄第一〉記：「《付法藏因緣經》六卷（闕）。……宋明帝時，西域三藏吉迦夜於北國，以偽延興二年，共僧正釋曇曜譯出，劉孝標筆受。」（見蘇晉仁、蕭鍊子點校《出三藏記集》（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11月），頁62。）

⁶ 《歷代三寶記》卷9：「《付法藏傳》四卷（見《菩提留支錄》）。和平三年昭玄統沙門釋曇曜譯。」同卷又云：「《付法藏因緣傳》六卷（或四卷，因緣廣，曇曜自出者）西域沙門吉迦夜延興二年（472）為沙門統釋曇曜於北臺譯，劉孝標筆受（見道慧《宋齊錄》）。」同書卷十又云：「《付法藏經》六卷（見《李廓錄》），涼州沙門寶雲譯。」

⁷ 參田中良昭《〈付法藏因緣傳〉と〈付囑法藏傳略抄〉》，收入《敦煌禪宗文獻の研究》（東京：大東出版社，1983年），頁61-105。馬格俠〈敦煌《付法藏傳》與禪宗祖師信仰〉，《敦煌學輯刊》2007年3期，頁119-126。王書慶、楊富學〈也談敦煌文獻中的《付法藏因緣傳》〉，《敦煌學輯刊》2008年3期，頁94-106。

今敦煌文獻中保存的《付法藏因緣傳》相關文獻寫本大約有 20 多件，研究者整理，將之分為二系，一為《付法藏因緣傳》，計有 S.264、S.276V、S.366V、S.1730、S.4478、P.2124、P.2775、P.2775V、P.2776V、P.3355V、P.3727、P.4968 等 12 件；另一系為《付囑法藏傳略抄》，計有 S.1053、S.8758、S.9407、P.2680、P.2774、P.2791、P.3212、BD06329（咸 29V）、BD07262（帝 62）等九件。P.2775 正背抄錄被列入《付法藏因緣傳》的抄本，然從寫本原生態來詳細觀察，不難發現 P.2775 卷子實具有同一卷匯抄多種，內容多元，情況多樣的特色，並非單純的《付法藏因緣傳》抄本或略抄。

唐代寺院、石窟也多有據《付法藏因緣傳》的世系為基底以繪製圖畫、塑像，用以說明祖師來歷，並供禮拜瞻仰。而敦煌的佛教信仰並不專主一宗一派，即所謂的無宗無派，且具有其獨特的地域性。今所得見的敦煌佛教文獻雖各宗的典籍都有遺存，各時代的壁畫也有各宗經典內容的表現，但只能說明當時各宗都曾在敦煌活動、流行，很難考察敦煌寺院分屬哪一宗派。石窟壁畫的內容龐雜，也是此一特性的投射。這些都共同展現出佛教經由西域東傳而傳布的影響，並逐漸漢化乃至世俗化的發展，尤其是吐蕃、歸義軍時期的晚唐五代，更凸顯了漢藏交融、地域化及民俗化的發展特色。這些特殊的宗教文化，則在敦煌石窟壁畫與敦煌寫本的原生態中多所呈現。

P.2775《付法藏因緣傳》寫卷的背面分別抄有「義淨三藏／卓哉大士／白草院史和尚／劉薩訶和尚／惠遠和尚／佛圖澄」，其中「義淨三藏／卓哉大士」是《義淨三藏法師贊》及讚文首句，可能是未抄完，也可能是有意省略，僅供提示之用而已。而另一頁最末三行更是連抄十二位高僧名號，名號之間僅空一格，其文字作：「稠禪師解虎／龍樹菩薩讚／寺門首立禪師頌／隋淨影寺沙門惠遠／靈州史和尚／佛曇澄和尚／羅什法師／唐大莊嚴寺僧釋智興／大唐三藏法師／大唐義淨法師／劉薩訶／宣律和尚」。此種現象當屬石窟壁畫繪製歷代祖師傳法圖像及配置高僧讚參考的匯抄。這十二位高僧除了「龍樹菩薩讚」、「唐大莊嚴寺僧釋智興」外，都是高僧因緣記、高僧讚文本中的傳主、讚主。又「唐大莊嚴寺僧釋智興」還與《佛圖澄和尚因緣記》也在 S.381、S.1625 寫本中一併出現，意義值得推敲。

四、敦煌高僧讚寫本功能與壁畫的互釋

這些抄本除呈現與高僧因緣記、高僧傳寫本相應的特點之外，也與石窟壁畫榜題文字稿相契合，可逐一將其與壁畫圖像考察，以此來說明敦煌佛教無宗無派的地域特性，以及高僧因緣記、高僧傳圖像作為繪製文本依據的性質，並且展現其配圖解說的文學功能。2007 年，馬格俠〈敦煌《付法藏傳》與禪宗祖師信仰〉⁸，在梳理敦煌寫本《付法藏因緣傳》系統後，討論其與中原地區流傳內容的異同，提到 P.3727 在佛教付法世系外，有祖師圖的榜題，這與記載洞窟繪畫內容的特徵有關。其特別注意寫本中有「泗州僧伽和尚無念因緣」、「門首立禪師贊」、「無著菩薩（並弟子）」、「世積菩薩（並弟子）」、「羅什法師（所並弟子）」、「佛圖澄」、「劉薩訶」、「慧遠和尚」等洞窟繪畫內容的記載，以為敦煌的祖師信仰中，不但將佛的十大弟子作為祖師來崇拜，敦煌流傳的高僧羅什、佛圖澄、劉薩訶、史和尚、慧遠等也被作為祖師來信仰。

從寫本敘錄可見將《付法藏因緣傳》法系與圖像緊密關連的是與榜題的合抄。唐五代僧人寫真盛行，寺院中出現有世代僧人享用同一影堂的風尚。唐·羊士諤（約 762-819）《山寺題壁》詩便有「一燈心法在，三世影堂空」⁹的詩句。而禪宗六祖慧能坐化後有漆像肉身，弟子神會序禪宗宗脈，更將其餘五祖繪作影像，安置於慧能的真堂，一起供奉。可見這些「傳法高僧圖」大抵用以說明祖師傳承的由來並供瞻仰，其起源當溯源至《付法藏傳》的流傳。

我們從相關寫本所見原生態的情形可以相互佐證，如由 12 張大小不一的紙張黏貼而成專輯的 P.3727 寫本，每葉正背書寫。《法藏敦煌藏文文獻》拍攝圖錄及 IDP 數位掃描，均將每紙分開，處理正背凌亂次序。我總合統觀其抄寫內容，除《內親從都頭知常樂縣令羅員定狀》、《廣順五年正月都知兵馬使呂富延、陰義進等狀》、《乙卯年二月廿日通報呂都知、陰都知狀》、《沙門道會給瓜州呂都知、陰都知狀》（擬）等文書外，主要為《付法藏傳》與高僧因緣記、高僧讚匯抄。

⁸ 馬格俠〈敦煌《付法藏傳》與禪宗祖師信仰〉，《敦煌學輯刊》2007 年 3 期，頁 119-126。

⁹ 唐·羊士諤《山寺題壁》詩：「物外真何事，幽廊步不窮。一燈心法在，三世影堂空。山果青苔上，寒蟬落葉中。歸來還閉閣，棠樹幾秋風。」

其中《付法藏傳》內容殘存為《第一代付法藏大迦葉》到《第十二代付法藏人聖者比羅》及《第廿五代舍那婆斯聖者》等。「十夢」存「第一夢」至「第五夢」；「十大弟子」存《舍利弗智慧第一》至《阿難陀總持第一》。

敦煌寫本中抄有《十大弟子讚》者，還有 P.3355、P.4968、S.5706、S.1042V、S.6006、BD14546、羽 025-1 等。其中 P.3355 寫本與《佛圖澄羅漢和尚贊》、《彌天釋道安贊》合抄。這與敦煌石窟壁畫中十大弟子等圖讚形式繪畫及榜題多所相應，值得進一步考察。

此外，第八葉背面有硬筆書寫：「未畫間子，第一代白象前 第二代三鑊前 第三代一馬兩項 智公和尚 解虎禪師讚 肩長和尚十三代掩耳帽 十四代十五代前有一僧一俗新樂器 十六代有池內有火 十七代有僧項上放五色光 十八代有僧說法並有剃度 十九代有樓內有一手放光 又有一僧花山峽身 廿代前有剃度出家」¹⁰⁴ 行，說明敦煌石窟乃至唐代佛教寺院都有據《付法藏傳》繪製歷代付法聖者、高僧、祖師圖像的風尚。

又同卷合抄還有圖像繪製榜題文字，如「大迦葉不悟回時，釋迦如來再現大身，相廣為說法，受付囑留傳一代教法時」、「聖者提多迦從尊者付優波鞠多時」、「聖者富那奢從尊者脇比丘受付囑時」、「聖者脇比丘從尊者伏陀密多受付囑時」、「聖者馬鳴菩薩從尊者富那舍受一代教時」、「斛飯王生太子後，遣人往於聖者相太子時」，無著菩薩「以舌舐蛆時」、「卻送刀時」，世親菩薩「從無著菩薩受制千部論時」有一弟子「誦無盡意經時」、「誦十地經時」，無著菩薩厭世「欣慕出家時」、「彌勒菩薩即為說法時」、「龍樹菩薩從龍宮將《華嚴經》卻還閻浮時」、「龍樹菩薩受龍王請往龍宮時」等，蓋為指示壁畫圖像榜題的套語。

如此複雜的匯抄情形卻能說明這是以《付法藏傳》為主體，抄錄其中有關佛陀十大弟子讚或名目，以及菩薩本生緣及歷代聖者傳等，並結合中國高僧形成本

¹⁰⁴ 楊明璋〈敦煌文獻中的高僧贊抄及其用途〉以為：「所列舉的應該就是預計繪上的主題內容。其中有一項為『解虎禪師讚』，可以想像此一畫作應是先繪上僧稠禪師解虎鬥的畫面，再添上釋像幽的《稠禪師 解虎贊》，而其前則準備畫繪上智公和尚（應是誌公和尚）。我們能較具體推知的繪畫主題還有『第一代白象前 第二代三鑊前 第三代一馬兩項』，其與前文曾引述過的 BD14546 卷背之諸壁畫榜題中的十夢壁畫榜題——『一夢見白象閉在一室』、『第五夢見一疋馬兩頭吃草者』、『第七夢見燃三鑊湯』正好得以相應，可見 P.3727 第一至三代表明的應該就是十夢的前三夢之畫作安排。」（《敦煌寫本研究年報》第 12 號，2018 年 3 月，頁 27-44。）

土佛教的傳法世系，以作為繪製石窟壁畫的提示稿，其中有些是石窟壁畫繪製後榜題文字的抄錄稿。這恰好說明了繪製中國高僧圖像的榜題文字稿，便是由高僧因緣記、高僧讚而來，其匯抄的情形也就不難理解。

寺院與石窟是因佛教僧徒日常修行、說法及進行各種宗教儀式活動等的需求而產生的建築。因此，石窟除了安置佛像，繪製經變畫外，也繪製諸佛、菩薩、十大弟子、歷代高僧的畫像，以供法會禮拜之需，兼作莊嚴道場之用。上舉 P.2680、P.3355、P.3727 均抄有壁畫榜題文字稿，且與《付法藏傳》十大弟子、菩薩本生緣、歷代聖者、高僧讚、高僧因緣記等合抄，這種現象說明了寫卷文本與高僧壁畫、圖像間的密切關係。這些僧傳文學除了作為獨立閱讀的紙本外，也可依據齋會法事活動的實際需求加以靈活運用，或諷誦，或宣說，也用來作為石窟壁畫繪製諸佛、菩薩、歷代高僧畫像的榜題解說文字之用，可在法堂、經院繪製高僧圖像時配合解說，既可莊嚴道場，又可供僧眾禮拜時之提示。如 P.3355 寫本中抄寫的六則榜題子目旁分別標有「把經」、「把杖」、「念珠」、「香爐」、「把意仗」、「嚙枝」等畫像人物的標誌特徵。這是與《佛圖澄羅漢和尚贊》《彌天釋道安贊》的合抄，顯示其與敦煌石窟壁畫中十大弟子等圖讚形式繪畫及榜題的相應。

十大弟子是佛陀釋迦牟尼弟子中特別卓越的十人，又稱釋迦十聖、十弟子。十人各執一法門，皆具眾德而各有偏長，故稱第一，如《舍利弗智惠第一》、《大目乾連神通第一》、《摩訶迦葉頭陀第一》、《須菩提解空第一》、《富樓那說法第一》、《摩訶迦旃延論議第一》、《阿那律天眼第一》、《優波離持律第一》、《羅睺羅密行第一》、《阿難陀總持第一》。

此外，性質相同的寫本還有 P.2971「壁畫榜題底稿」。此寫卷中有些聖者或高僧名字旁加有畫像特徵的標示，是壁畫繪製聖者、高僧圖像的有力明證。這些寫本榜題文字稿與《高僧讚》、《高僧因緣記》乃至《高僧傳略》合抄，說明了高僧壁畫、圖像與高僧讚的密切關係，既可獨立閱讀，又能依據法會活動的實際需求結合使用。

以下試將 P.2775 榜題名目與 P.2680、P.3727、P.2971 榜題文字稿的相關對照，表列以明其間的關係：

P.2775 榜題名目	P.2680 榜題文字稿	P.3727 榜題文字稿	P.2971 壁畫榜題底稿
稠禪師解虎		解虎禪師讚	
龍樹菩薩讚			
寺門首立禪師頌	《寺門首立禪師讚》	《寺門首立禪師讚》	
淨影寺沙門惠遠	《隋淨影寺沙門惠遠和尚因緣記》	《隋淨影寺沙門惠遠和尚因緣記》	第二十三惠遠和尚
靈州史和尚	《靈州龍興寺白草院和尚俗姓史法號增忍以節度使李公度尚書立難刺血書經義》	《靈州龍興寺白草院和尚俗姓史法號增忍以節度使李公度尚書立難刺血書經義》	
佛圖澄和尚	《佛圖澄和尚因緣記》		第二十一佛圖澄
羅什法師	《羅什法師讚》		第二十羅什法師
唐大莊嚴寺僧釋智興			
大唐三藏法師	《大唐三藏讚》		
大唐義淨法師	《大唐義淨三藏讚》	《大唐義淨三藏讚》	
劉薩訶	《佛圖澄和尚因緣記》	《劉薩訶和尚因緣記》	第二十二劉薩訶
宣律和尚			

五、P.2775 中今存敦煌寫本未見的標目試釋及其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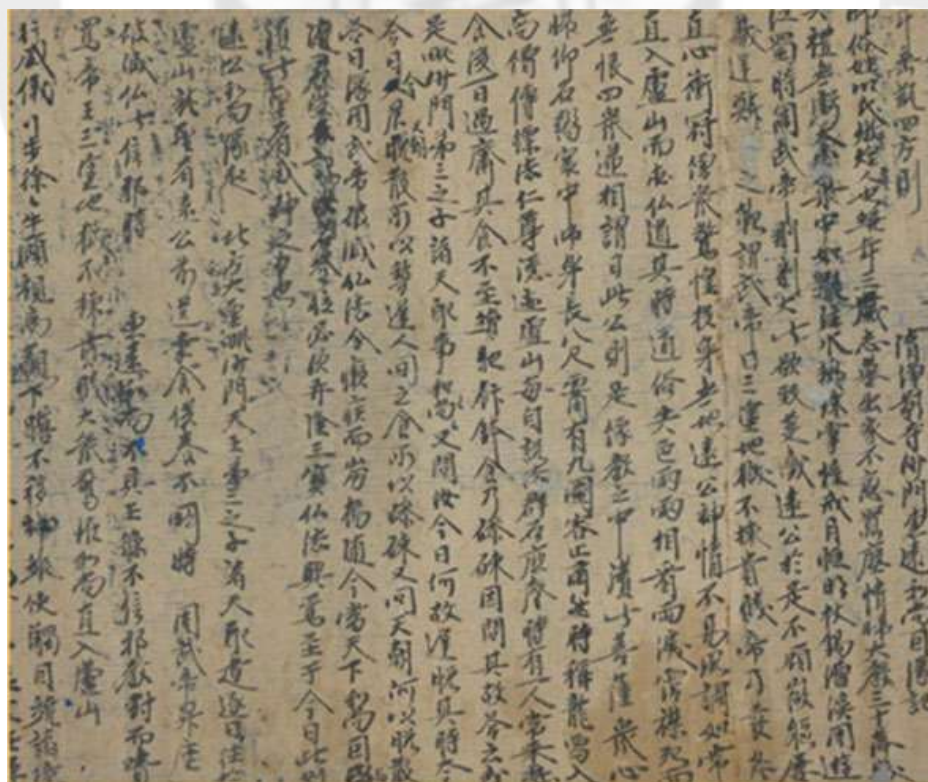
至於 P.2775 標目的《龍樹菩薩讚》，今存由於寫本大多殘缺不全，也許就無緣得見。今漢譯佛典中有兩篇署名姚秦三藏鳩摩羅什譯《龍樹菩薩傳》，敦煌寫本 P.2775 正面《付法藏因緣傳》抄有「第十三代付法藏人聖者龍樹菩薩傳」字樣。又有 P.3727 第十葉，單面書寫，在接續第九葉背面抄寫的《隋淨影寺沙門惠遠和尚因緣記》之後，有「龍樹菩薩從龍宮將《華嚴經》卻還閻浮時」、「龍

樹菩薩受龍王請往龍宮時」、「龍樹共三人隱身入王宮，三人被傷，龍樹隨王不離三步，為刀不向王，免得此難，從茲厭欲出家」等 5 行文字，其形式類同壁畫榜題指示情節之套語，當是龍樹菩薩壁畫榜題的遺存。雖未見，但當時應有《龍樹菩薩讚》的存在，以配合壁畫解說。

另 P.2680、P.3727 雖未見有「唐大莊嚴寺僧釋智興」、「宣律和尚」，但 S.381 正面有《唐京師大莊嚴寺釋智興鳴鐘感應記(擬)》與《鳩摩羅什別傳(擬)》的合抄，S.1625 卷背有《佛圖澄和尚因緣》與《唐京師大莊嚴寺僧釋智興》的合抄，字跡一致，是出自一人之手，P.3570 背面有《南山宣律和尚讚》，且與《隋淨影寺沙門慧遠和尚因緣記》、《劉薩訶和尚因緣記》、《靈州龍興寺白草院和尚俗姓史法號增忍以節度使李公度尚書立難刺血書經義》、(《靈州龍興寺白草院史和尚因緣記》)合抄。由此可以推知，這些寫本應當是「唐大莊嚴寺僧釋智興」、「宣律和尚」壁畫繪製的文本依據與壁畫榜題之文字參考。

又 P.2680《隋淨影寺沙門惠遠和尚因緣記》與《行威儀》之間有四行不起眼的文字，蓋為與淨影寺惠遠和尚畫像有關的榜題文字稿。

4 3 2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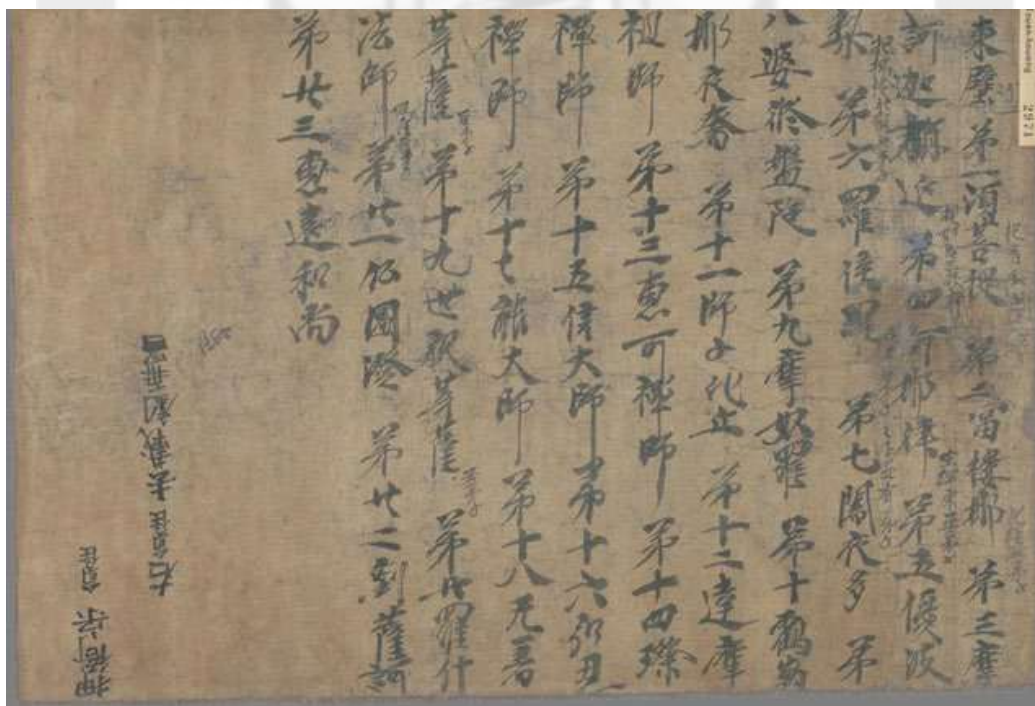


其文字彙錄如下：

- 1 遠公和尚緣起 北方大聖毗沙門天王第三之子諸天配遣逐日往於
- 2 廬山龍聖者遠公前送齋食供養不闕時 周武帝昇座
- 3 破滅佛法信邪時 惠遠和尚不具王條不信邪教對而噴
- 4 罵帝王三塗地獄不揀貴賤大眾驚恠和尚直入廬山

詳審其內容，正是《隋淨影寺沙門惠遠和尚因緣記》的重要情節。「北方大聖毗沙門天王第三之子，諸天配遣逐日往於廬山龍聖者遠公前送齋食，供養不闕時」、「周武帝昇座破滅佛法信邪時」、「惠遠和尚不具王條，不信邪教，對而噴罵帝王三塗地獄，不揀貴賤，大眾驚恠，和尚直入廬山」，從這三則榜題，可以得知壁畫當有此三個畫面。「……供養不闕時」、「……破滅佛法信邪時」，從現存壁畫榜題常見有對應畫面情節的套語「爾時……」、「時……」、「……時」，據此推知 P.2680 這四行顯然是「隋淨影寺沙門惠遠和尚因緣變」的榜題文字稿，也清楚的顯示高僧因緣記具畫像讚性質與功能。

此外，性質相同的寫本還有 P.2971「壁畫榜題底稿」。寫本中聖者或高僧名字旁，有標示畫像特徵的文字，是壁畫繪製聖者、高僧圖像的有力明證。



其文如下：

東壁第一須菩提（把香鈴無弟子）、第二富樓那（把經無弟子）、第三摩訶迦旃延（把如意杖有弟子）、第四阿那律（坐繩床無弟子）、第五優波梨（把楊枝水瓶無弟子）、第六羅侯羅、第七闍夜多、第八婆修盤陀、第九摩奴羅、第十鶴勒那夜奢、第十一師子比丘、第十二達摩祖師、第十三惠可禪師、第十四璿禪師、第十五信大師、第十六弘忍禪師、第十七能大師、第十八無著菩薩（無弟子）、第十九世親菩薩（無弟子）、第二十羅什法師（寫經無弟子）、第二十一佛圖澄、第二十二劉薩訶、第二十三惠遠和尚。

其中「第十八無著菩薩、第十九世親菩薩、第二十羅什法師、第二十一佛圖澄、第二十二劉薩訶、第二十三惠遠和尚」與 P.3727《付法藏傳》合抄的情形相吻合，可見除二十五代付法藏人聖者外，還將十大弟子、羅什法師、佛圖澄、劉薩訶、史和尚、惠遠、元念等敦煌當地普遍信仰的高僧納入系譜。¹¹這一情形也具體地展現了敦煌地區無宗無派的民間佛教信仰與地域特色。今莫高窟第 72 窟（五代）龕外南側上畫「聖者泗州和尚」¹²、龕外北側上畫聖者「劉薩訶像」，有明確榜題：「聖者劉薩訶和尚」，另南壁上畫垂幔中有「劉薩訶因緣變相一鋪」¹³，可為明證。

淨影寺慧遠成為敦煌地區佛教信眾高僧崇拜的對象，因而除有《隋淨影寺沙門惠遠和尚因緣記》的流傳之外，同時還有壁畫圖像的繪製，再證以 P.2971「壁畫榜題底稿」中有「第二十羅什法師（寫經無弟子）、第二十一佛圖澄、第二十二劉薩訶、第二十三惠遠和尚。」與 P.3727《付法藏傳》合抄的情形的相吻合，且 P.2775《付法藏因緣傳》同卷合抄高僧名目也有惠遠和尚、隋淨影寺沙門惠遠，其他也均是高僧因緣記、高僧讚的傳主，這說明隋淨影寺沙門惠遠與羅什法師、佛圖澄、劉薩訶、史和尚增忍、僧伽和尚元念等都是敦煌地區崇拜的高僧，充分展現敦煌民間佛教的地域特色。

¹¹ 除了 P.2680 外，S.276V、P.4968、DX03719 等寫本，也呈現了這種抄寫現象。

¹² 詳參鄭阿財〈敦煌文獻圖像整合視閥下的泗州僧伽和尚信仰〉，《夏荊山藝術論衡》第 10 期，2020 年 9 月，頁 9-45。

¹³ 敦煌研究院編《敦煌石窟內容總錄》（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 年 12 月），頁 30。又詳參鄭阿財〈文獻、文學與圖像：敦煌寫本《劉薩訶和尚因緣記》文本互文研究〉，2019 年 7 月『中國俗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暨項楚先生八十壽辰慶祝會』論文，成都：四川大學中國俗文化研究所。

再者 S.3074《高僧傳略》（擬）殘存有康僧會、鳩摩羅什、竺道生、法顯、佛圖澄等部份，內容大抵節錄梁·慧皎《高僧傳》以成篇，其中竺道生部份前題有《宋揚都龍光寺法師竺道生圖贊》，鳩摩羅什部分前題有《羅什法師譯經院》，據此推測蓋節錄高僧傳文字作為配合高僧畫像圖像解說的讚文。唐·張彥遠《歷代名畫記·記兩京外州寺觀畫壁》載：「西明寺……東廊東面第一間傳法者圖讚，褚遂良書。」由此可見這些高僧讚當是配合高僧圖像的說明，極可能是在寺院道場懸掛諸佛、菩薩、歷代高僧及祖師畫像以供法會禮拜，由法師一一禮拜讚頌。因此可題寫在畫面上或書寫於畫像下結為一體，也可抄錄以備法師歌詠讚頌之用。

六、小結

佛傳文學在中國，隨着寺院道場造像的普及，因佛陀圖像而產生的佛像銘、讚的撰作湧現，醞釀了文士佛傳文學的創作。以佛、菩薩為主的像讚自然推動高僧大德、文人居士撰寫核心主題。當中土信眾出家者漸多之後，更出現高僧作為佛教典範人物，除了高僧傳的記述外，高僧神異事蹟也往往被用來作為道場、法會講唱的題材；寺院石窟也出現圖寫高僧形象用以莊嚴道場，或作為佛教歷代傳法祖師禮拜圖像題寫的圖讚。

佛教寺院道場的莊嚴與法事活動的需求，在敦煌寫本文獻抄寫的情況中，可以獲得印證，敦煌石窟壁畫的遺存，也反映了敦煌地區佛教僧傳文學發展與實際運用的實況，更是後世佛教傳播新穎而有效的見證與宣傳。

敦煌寫本保存下的「高僧因緣記」、「高僧讚」等系列抄本，是了解僧傳文學發展演變具體的實物材料。雖題名不同，文體有別，然其作為高僧圖像解說、繪畫榜題，或法會諷誦宣講的功能無二，實質具有紀傳功能之取向，且多匯抄在同一寫本，形成同質性之文本群。從寫本原生態來觀察，抄寫內容層次多元，性質、功能多樣。有單篇、散錄，既不成集，又無編纂集錄，主要流佈在寺院、道場、齋會之間，以傳抄寫本構成。其中有寺院壁畫繪製的底稿，有壁畫人物圖像簡目，有壁畫圖像的榜題文字草稿；也有根據寺院壁畫圖像實際榜題的抄錄文

字；也有僧人法會宣講諷誦的高僧讚、高僧因緣記。其中一些題寫於壁畫上，作為提示、解說高僧圖像的榜題文字，呈現與實際應用場合相應的文本特色。

這些在高僧圖像與高僧傳讚文學的結合與分用，從各寫本匯抄所呈現的原生態的比對、考察與析論，可見這些寫本是唐五代敦煌地區佛教僧徒實際使用的佛教文書，是佛教寺院莊嚴道場及法會活動中讚頌高僧所用；是法儀活動盛行下，以高僧為讚頌對象獨特的文學表現，是讚體文學開創的嶄新局面。

從寫本原生態看，這些高僧傳讚文獻的寫本形態有卷軸、冊子、單張散葉，屬性亦不盡相同，其中寫卷眾多的《付法藏因緣傳》，並非全為《付法藏因緣傳》的文本傳抄，如 P.2775、P.3727 等是《付法藏因緣傳》的局部抄錄，乃作為高僧圖像繪製布置安排文本依據的參考。這些文本屬性因不同用途自有區別，在整理研究敦煌寫本《付法藏因緣傳》時宜加區別。

由於過去受到正統文學觀念的影響，對於這些寫本、文學文獻研究者往往從文體學出發，進行文體分類來論述。石窟壁畫研究者，著眼於單一壁畫與榜題的關係，或僅留意寫本中所謂的壁畫榜題底稿的關係而已，至於壁畫榜題抄錄本之間的關係，及榜題擬訂的文本依據、壁畫繪製畫面情節的文本依據，特別是經變畫以外，十大弟子、佛教史迹畫、高僧像等，與敦煌寫本高僧因緣記、高僧讚的關係，因有了高僧傳讚寫本與石窟壁畫高僧圖像等原生態的結合考察與互釋互證，得以更為清晰。

主要參考文獻

- 敦煌研究院編 《敦煌石窟內容總錄》，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 年 12 月。
- 梁·僧祐撰，蘇晉仁、蕭鍊子點校 《出三藏記集》，北京：中華書局，1995 年。
- 隋·費長房 《歷代三寶記》，《大正藏》第 49 冊。
- 公維章 〈敦煌莫高窟第 61 窟屏風畫《佛傳·涅槃圖》榜題研究〉，《敦煌研究》2010 年 4 期，頁 27-33。
- 王書慶、楊富學 〈也談敦煌文獻中的《付法藏因緣傳》〉，《敦煌學輯刊》2008 年第 3 期，頁 94-106。
- 王惠民 〈敦煌壁畫《十六羅漢圖》榜題研究〉，《敦煌研究》1993 年 1 期，頁 25-38。
- 沙武田 〈敦煌壁畫榜題寫本研究〉，《敦煌研究》2004 年 3 期，頁 104-110。
- 馬格俠 〈敦煌《付法藏傳》與禪宗祖師信仰〉，《敦煌學輯刊》2007 年第 3 期，頁 119-126。
- 楊明璋 〈敦煌文獻中的高僧贊抄及其用途〉，《敦煌寫本研究年報》第 12 號，2018 年 3 月，頁 27-44。
- 鄭阿財 〈敦煌文獻圖像整合視閥下的泗州僧伽和尚信仰〉，《夏荆山藝術論衡》第 10 期，2020.9，頁 9-45。
- 〈文獻、文學與圖像：敦煌寫本《劉薩訶和尚因緣記》文本互文研究〉，2019 年 7 月『中國俗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暨項楚先生八十壽辰慶祝會』論文，成都：四川大學中國俗文化研究所。
- 田中良昭 《〈付法藏因緣傳〉と〈付囑法藏傳略抄〉》，收入《敦煌禪宗文獻の研究》，東京：大東出版社，1983 年，頁 61-105。